

## 慶祝創校七周年

私立東海大學主編

# 電賀慶枝

時半結束，是日經行，但同學不得假離。【本刊訊】總統 蔣公七秩晉六華誕暨救國團成立十週年紀念，本校訓導處及團務指委會會聯合舉辦各項活動慶祝，全校師生均以熱烈歡欣之心情，分享壽桃，遙祝領袖萬壽無疆。茲誌活動項目於次：①學生代表參加青年年學藝競賽，②圖片展覽，③土風舞，④國語演講比賽，⑤晚會，社團負責人座談會，⑥簽名及遊行祝壽，⑦慶祝晚會。

【本刊訊】慶祝臺灣省光復節，本校除放假一天外，並舉辦各項活動慶祝，詳細項目已誌前刊，光復節日天氣清爽，各項活動均順利而完滿。

十一月二日爲本校七周年校慶，各項慶祝節目，業經籌備委員安排完妥。上午九時五十分全校教職員及同學均集合行政大樓右側廣場舉行升旗典禮，其後即展開各項活動，直至晚九時半，政會議決定停課一天，是日經行，但同學不得請假離

董事會發起募款百萬元，作為充實理工設備用。

校，以使參加各種節目。按本校創立於民

國四十四年秋，第一次創校典禮，於同年十一月二日舉行，彼時二百數十位之師生，均集中於臨時倉庫，高聲頌讚並奉獻本大建築，而今已屆七載，亞洲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歷年來對本校精神物質全力支持，特自本年度起發動一項募款運動，目標為百幾十幢，學系由六個，增至十一個，人口增至一千餘，樹木

活動程圖

⑧ 媳女會主辦。  
慶祝晚會——大禮堂  
地方戲曲、中外歌  
名。

於短期內完成

教職員、校友、同學。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百分之六十充實理工儀器百分之四十作爲勞作教育基金，連日來在董事會策動下已完成各項籌備工作，並聘若干熱心教育事業之地方人士爲委員，並定於校慶日起採取行動，本校全體同學及同學均爲募捐隊伍，希望每人均能努力分司親友或熟悉人，一銘賢堂。

(2)十時 紀念大會  
大禮堂

(3)十一時 校友會  
銘賢堂

(4)一時至三時 宿舍開放並整潔檢查  
(5)二時至三時 茶會  
(6)學生代表檢查  
(7)婦女會代表檢查

# 真理與信用

亞洲基督教聯合董事會主席范杜遜博士客歲蒞校，參加本校六週年校慶紀念會，並發表具有學術性之演講，茲值七週年校慶，特譯載本刊以資紀念，演詞以英文為準，本刊謹此向范博士及譯者致謝。——編者

這所大學，站在人類精神兩樣最有力而持久之關心事項的交會點之上：一是教育學問的事業，在「真理解放人們」的信念之下，不倦地追尋真理；另一是基督教的傳統，要求真理之鎗——當然並非所有真理——之受託。

然而教育與宗教，此二者可能分歧，但是不論有時候二者之途徑如何歧異，彼等共同效力於同一位「真理」之君王。明顯的是，如若二者分別能正確地認識此位君王以及彼對渠們之要求，則渠們將發現彼此乃是在抵抗無知與錯誤之共同戰爭之中的伙伴。

如是，在此所供奉於真理之王國以及基督之統治之大學之中，真理之二事：教育與宗教乃當不時面面相逢，追問下列問題：「孰為真理與信仰之間之正確關係？」，此一現象可謂至為適宜。

至為明顯，此一關係並非經常是平易而熱心之伙伴情誼。故自始起即認識彼必然經常為一緊張之關係，是為上策。然而此一關係所以常為緊張之故，並非由於教育與宗教二者在基本之上積不相能。實因二者分別在其核心經常挾帶許多不夠，片面之真理，適為對方所特殊敏感者；彼乃感到有責任將其暴露出來，並在理想上為其特權將之加以改正。

教育在今日經常受到三種誘惑：

- ①彼受惑於過分之當代性。在其過分專注於新之真理，榮耀於新發現之真確可靠之真理之際，彼

經常受到誘惑而無視於古老同樣可靠之真理，即或尚未至於否認之程度。是即為現代主義之本質，誇大其說，當為「真理解放人們」的信條。

今日，吾國之學問常傾向於為現代主義之無意識之奴隸，雖非其驕傲之代言人。在僅僅之當代性之浮淺與曲解之下，宗教乃矗立於不斷之判斷之中。彼不僅宣說了更大之真理，彼本身即過去世代之智慧之主要保管人與監護人。尤有進者，所謂之「新真理」，也決非如其所聲言之全「新」以及全「真」。

②其次，學問經常受惑於時機未熟之終極性，而至宣稱，不僅「此一新真理為唯一重要之真理」，仰且「此一新真理即所有之真理」。此二誘惑，自為「現代科學之征服自然的奧秘之無比進步」所壞大地惡化了，在其中廣汎說來，最近者即為最真者。然而針對於此一不足，信仰宜提出二方面之修正：首先，彼乃為受到流行一般所忽視之過去時代

真理之遺留，其次，彼又為未來世代更完滿之真理之先知。此非由於信仰本身已擁此一更完滿之真理，彼實一瞬未嘗有之！然而彼能覺察一更大之全體，經常超越並逃過於人類之理解。而其作用厥為提醒此刻有限制而局部之眼界以全人類摸索捕捉真理之不完美性。

其次，信仰之修正乃在更為深刻更為重要之層，人如何稱呼此一對比，每當吾人反省人類生活之際，彼即豁然現前。吾人實同時生活在「團體秩序」以及「個人秩序」兩個領域之中。前者不斷變化，前進，進步，在理想上最新者厥為最真最善。然而在於「個人秩序」之中，人人重複其種族之歷史先驅者之旅程。在此處並非革新，而是最善，方為真理；蓋以賢如所倫之人並非最新之科學家，乃為最高貴之聖者。惟有「心靈純潔」之人始克知曉解放人類之有關生活之真理也。

③復次，學問又恒常惑於過高估計人類理智之能力，遂以為理智獨一能够發現以及壓制一切真理；是可稱為理智之傲慢以及學術之僭越。

信仰之一種功能即為呼召學術在理智上之謙卑，使學術安置於其本位；而要達成此一目的，部份即為揭穿「單一理智」之限制，而堅持惟有人之完全感情，意志並不低於心靈——始克了悟真理。

問之道殊為合符對之加以偵查揭露也。

1. 是為反理智主義之誘惑，即非公開至少也為隱匿之對於心靈之不信任，以及對於清晰，誠實之批評思考之懷疑，所構成之內在危機。於此而學問乃召呼信仰回返於其對於心靈之更真確之了解——將心靈當作一種並不次於感情或意志之神聖天賦，以及其對於「作為真理之上帝」之更深遠之信仰。

2. 其次則為對於模糊主義，對於非批評的傳統主義之誘惑。誠如當代學問之常犯現代主義之罪過，則每一時代之信仰所犯之罪過厥為傳統主義。宗

教在與教育面對之際並未表現其為清晰純淨，真理而被不同地界定為，「事實與價值」，「主觀與客觀」，

柯勒律治）。

之完善之寶庫。其信仰乃穿透包裹於迷信之中，如

古老之船，經年累月，外附污垢，內積塵灰，亟需不時加以澈底修理，去其污穢。對於此種模糊主義，學問乃加之以批評之濂清與淨化：是為一種苦痛之謙卑，然而甚可歡迎之洗滌。

(3) 再者，信仰乃受惑於其自身之驕傲：靈魂之驕傲而非心靈之驕傲；精神之僭越而非理智之僭越。信仰不斷觸犯以下各項：過分自信之誇大，僭稱精確，以至超過其實有之程度；對於知識之過分誇大之聲言。對於宗教之此一易犯之罪惡，學問改正之以表白之謹慎及精神之謙卑。

#### 四

在此一方向之中，乃讓吾人進而追問：「宗教，尤其基督教對於解放人們之真理之認知，究應有何顯著之貢獻？」

若僅提及「真理」一辭，無可避免地提醒於人心以吾人習常將之與此名詞相連之意義，即其熟悉之字典定義：「陳述事實之符合」，而事實乃指科學所特別控制之事實而言。

如吾人真正了解此一名詞之意義，如基督教之信仰所運用者，吾人必須採取困難之心靈訓練，以剷除吾人所特別由科學之見地繼承得來之對於此種傳統接受之意義之思想。彼乃經由基督教之文獻傳留與吾人，此一熟悉之字，透過其熟悉——裝載了一部漫長的聖人與先知思想發展史之傳統——乃似一用過久之銅幣變得既平且扁。在基督教思想之中，道德或倫理特性之諸方面，而真理之泉源與基礎，特別為此等相同之性質：「可信賴」，「忠實」，「恒常」所標別出來——是為上帝自己。

真理不僅認知，描述事實。彼乃為對於真實之理解。而此一真實在希伯來而言，顯然乃神自身乃活生生之人格神：在基督信仰而言，即為耶穌基督之

神與父。

#### 五

即然，但其意義云何？可謂至少有此三義：

(1) 一切之中最重要之真理——是即生命之目的，意義與命運——是即值得吾人知道，追尋與佔有之物（哲學家所稱之為價值者）——是即「良好之生活」、「良好之婚姻」、「良好之家庭」、「良好之事業」。

「良好」所指之，意即為眞理之常識，然其義蘊至為深遠。「信仰」之堅信厥為：由於真理，一切最重要之真理，則彼必須落實生活於吾人之中。而基督教信仰乃宣稱：彼至高無上地發生於耶穌基督之中。「在祂之中即生命；而生命為人之光（是即真理）」。在祂即是真理，因祂即是生命，在人生命中之神之生命。

(2) 尤有進者。由於一切真理之基礎——上帝乃為最正直而神聖者，故最重要之真理也為道德性者與精神性者。確然，為此原因之故，真理乃必須在道德與精神方面受認知。其發現固有其先在之條件，是即與真理自身相同之性質之先在條件：正直、完整、恒常、忠信、堅定。對於真理之知識乃通過與真理之道德與精神方面之親緣關係：「彼願從神之意志者，將得知識。」

(3) 最後，據此想來，真理之發現不僅有道德與精神之先在條件。彼尚有後果可言。由於如是為道德之條件；據此想來，彼對有特權進入其範圍之人，乃要求其遵守忠順與服從之責任。而此等首要地即為道德與精神之責任。

是即為基督教信仰對於學問世界之主要聲言：真

理之道德與精神之先在條件及其後果。有一位解釋者會如是說明：「真理並非單純訴之於理智。其可為人接受，必須人之道德傾向與其相應；而其既經接受，復將繼續對於性格產生效果。如若某種道德態度乃為接受真理之條件，則當彼既被接受之餘也將有所深遠之道德效果。彼使人們自由。」

然而究竟人為真理所導入之「自由」為何內容：彼則恢復於真實，恢復於彼等真實之自我也。消極地即解脫於一切虛偽與不真實；不誠懶、不誠實、偽善；以及恐懼、憂慮、自我之專注。積極地

：彼則恢復於真實，恢復於彼等真實之自我也。消極地即解脫於一切虛偽與不真實；不誠懶、不誠實、偽善；以及恐懼、憂慮、自我之專注。積極地

：此一切對於學術機構之關係如何？對於此所有基督教之名而自認為忠於基督教之學校之關係如何？對於此所有基督教理論化、而非個人的，或或者僅僅是個人的，是即為完全之自由；參與於其生活之中，彼即為真實之生活。

此一切對於學術機構之關係如何？對於此所有基督教教育舞台之上，一所為俗世所控制安排之基督教學院或大學，其鮮明之角色究為如何？

或有人們根本懷疑，彼究竟有任何鮮明角色，抑或任何地位可言。然而相反，吾人將極力主張，從來無一時刻，在俗世學問與教育之廣大兼容之複雜情形中，一所基督教大學之見證更為迫切，更為必要。孰為此一鮮明見證？是即整個學校，無論在其領導方面抑或支配原理方面，皆能勇敢肯定對於真理之更完全更真確之理解，視為個人的、正常的，而導之服務於真理之王國，是即上帝之國。在此有道德分辨的，以及合乎倫理的。尤有進者，復在個人與集團、學術與私人之生涯之中，彼指證了此一全人類面臨最大危機之際，是即為對於此所基督教大學以及每一所基督教大學的召呼。

